

——访著名诗人、书法家旭宇先生

四月的石家庄，有着乍暖还寒的清凉，如果没有沙尘暴，这可能是一年中最浪漫的季节了。洁白的玉兰花绽放在街头，数不清的嫩芽将路旁的柳枝染绿。我行走在春意盎然、花团锦簇的城市里，除了一边注意路牌街名之外，心里想着见面之后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，也因此周围的景象似乎变成点划流美之中的抽象线条，在眼前悠闲的舞动。

接着事先约好的时间，我来到河北省文联办公大楼。正在我上下打量这座建筑时，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我，我回转身，一位清秀儒雅但又不失阳刚风度的长者正朝我微笑着。“哦！您就是旭宇先生，我见过您的书法。”当我说出这句话的一刻，陌生感也随之诞生，自以为的那些熟悉，原来都是他的书法带给我的错觉。旭宇先生机智、幽默、谦逊、和蔼，到正式采访时，我才不知不觉地消除了陌生感。

**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**旭宇先生，您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，您自幼研习书法，到今天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吧，您与书法是如何结上缘的？

**旭宇（以下简称旭）**我写书法，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，我父亲在农村是远近闻名的写一手好字的文化人。上小学时，老师写的字很好，对我喜欢书法也产生了影响。在父亲和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从六岁开始临摹了近十年颜真卿，我从他那里吸收了古朴大气的书法笔势，对我后来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大的书法家，清末民国初年，我们玉田县的杨佐才享誉京、津，与天津的华奎齐名，慈禧曾向他索过字，让他写过对联。我们邻县的蓟县，应该也算我的老家吧，在元代就出现了一个大书法家鲜于枢，元代有个赵孟頫，但他比赵孟頫写的还要有个性和韵味，在书法历史上和书法地位上比赵孟頫高得多。在清末的时候，我家乡的书法氛围是比较浓厚的。这对少年时代的我有着强大的感召力，使我立志长大要成为一名书法家。



### ■李廷晓中

**记** 那您认为写书法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
**旭** 应该是形式美。古人也注重形式美，但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。人们对书法的理解高了，自然对书法家的要求也就更高了。

**记** 您已出版多部诗集，是全国著名的诗人，如果您认为书法注重形式美，那么诗是不是应该更注重内容？

**旭** 我一生两大爱好，一是书法，二是写诗，这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。如果说书法注重形式，那诗是注重内容，也注重形式。如果只注重内容，那诗和小说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诗不仅注重内容，更主要的是注重情感，而情感中也包含着形式，它是“戴着脚镣跳舞的艺术”；是汉字的“魔方艺术”。

**记** 您从事书法艺术和诗歌创作已走过半个世纪，它们是否已成为您生命的一部分？

**旭** 您说的太对了，书法给了我的艺术想象的空间，诗歌给了我好多理想和幻想，浮想联翩，使我精神焕发，使我充满了一种激情和年轻的心态，而书法使我更升华，我还感受到书法就是一种抒情。我写书法跟写诗是一样的，我写诗是为情感而写，并不是无病呻吟，我写书法也是这样，

因为写字带来愉快，因为愉快去写字。我家里有个磬，是乾隆十八年铸造的，它的声音悠远、浑厚、静穆，我写书法到高兴的时候就去敲一下，听它悠长的声音，像沐浴着春风，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**记** 您现在是中国书协副主席，中国散文诗协会副主席，您还曾是全国著名诗刊《诗神》的主编，又是省文联副主席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，面对这么多荣誉，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？

**旭** 我不想成为什么“大家”，只是在从事着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些荣誉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，激励我更好地工作，我深感书协工作任务重而道远，但我充满了信心。

不知不觉，我和旭宇先生已谈了三个多小时，走出旭宇先生的办公室时，我拿着先生送我的他刚刚出版的诗集和书法集，一时还难以找回我自己。如果说诗、书如其人，那旭宇先生不知要比他的作品丰富多少倍。望着大街上明显增多的人流和街道两旁雾般朦胧的绿色，好像那些嫩芽一瞬间也都绽开了笑脸。春天已经来临，而旭宇先生的诗、书带给艺术界的却是一个永恒的春天。

责任编辑：王胜起